

張宗昌外傳(四)

戚宜君

豪賭和娶親

第一次直奉之戰，從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開始，事實上不到一個星期，「直軍」便已經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。張作霖被北洋政府下令免去東三省巡閱使，並聽候查辦；但是，東三省議會仍請他担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，再一次發表了「閉關自治宣言」，看來此時的關內，從華北到華中都已成爲了「直系」的天下。

吳佩孚趾高氣揚的率同幕僚人員，赴軍糧城視察，志得意滿的回到了天津以後，聲望之高，氣勢之雄，已經到達了頂點。中外人士與新聞記者紛紛要求晉謁，吳大帥高談闊論，昂然自得，聽者擊節稱賞，五體投地；趨炎附勢之徒，頗以能見到這位炙手可熱的人物爲榮，莫不在人前背後奔走相告：「玉帥厚我！」

早在民國初元時期，張作霖便獲得了袁世凱的籠絡和垂青，地位僅次於「北洋三傑」，與曹錕可以分庭抗禮，這種情勢一直維持了好多年；吳佩孚祇不過是曹錕手下的一員戰將，直到衡陽撤兵時才爲國人所知。

張作霖與曹錕同爲「大帥級」的人物，待至

吳佩孚開府洛陽也號稱「大帥」時，直系幕僚人員鑒於「天無二日」的道理，巧妙的把曹錕晉級爲「老帥」；張作霖也不甘雌伏，也自封爲「老帥」，而以其子爲「少帥」，這種心態與作法，都是他瞧不起吳佩孚的直接反應。

張作霖常說：「吳佩孚算什麼，不過是個師長級的人物罷了，全國的師長有幾十個，我的手下也有好幾個呢！」他雖然比吳佩孚小四歲，但在北洋系統上的地位，却比吳高得多。

吳佩孚衡陽撤兵之後，積極的力爭上游，首先的對象是段祺瑞，想不到段的「皖系定國軍」竟經不起吳的閃電一擊；而張作霖穩操東三省，又要把持長江流域，還想控制北洋政府，可說是「吃在碗裡，看在鍋裡」，難怪直奉交戰一觸即發之時，曹錕痛下決心表明「親戚不如部下親」了。

第一次直奉之戰，吳佩孚視之爲生死存亡之爭，竭其全力以赴，奉張則犯了直皖之戰的老毛病，利用非嫡系部隊打頭陣。再者吳佩孚是抱着背城一戰的決心，只能勝不能敗；張作霖則是敗了可以退守關外，因而，缺乏必勝的決心，勝負之數便不難預卜了。

第一次直奉之戰中，張宗昌以亡命之徒的姿態，加上打濫仗的手法，完全是不按牌理出牌，居然消滅了高仕儻和盧永貴一股叛軍。由於他是山東人，在關外的山東人爲數不少，經常受到歧視和排斥，基於山東老鄉互相關照的心理，大夥兒都有志一同的向張宗昌圍攏，等到他收編了五千多白俄軍隊，身價就更加不同了。

東北保安總司令部承認張宗昌的人馬，僅祇是一個旅的編制，一個旅有三個團、一個團有三個營、一個營有三個連、一個連有百把來人，連帶團部連與營部連，以及旅部的直屬單位算在一起，總人數頂多也不過是七、八千人而已；番號是第三旅，張宗昌除了是第三旅旅長之外，還有一個綏寧鎮守使的頭銜，有了這個頭銜便有了不少方便，才能濫發軍票來維持他手下二萬多人的開支。

民國十二年間，東三省全面整編陸軍，並積極訓練空軍，兵餉由保安總司令部軍需處統一支發，與以往的不定時撥補大不相同。一來是爲了述職，二來是爲了治領兵餉，張宗昌乃帶着吳俊陞送給他的太太閻麗珠，以及隨從衛士等，乘火車到奉天來。

差不多有一年時間未到奉天來了，一切都有了顯著的變化，而張宗昌本人也由巡閱使署的高等顧問，搖身一變而為方面大員，當天便順利的領下了全旅三個月的兵餉，用大麻袋裝了，運到他的下榻之處。晚上應黑龍江省騎兵總監吳泰來之邀，出席奉天城內最豪華的玉琴臺飯莊為張宗昌夫婦所舉行的洗塵宴會，大家喝了不少東北特產的高級白乾，微醺之際，意氣豪邁，張宗昌提議說：「我今天領到了三個月兵餉，鈔票太多了，一直想要往外賺，約幾個像樣的角兒，好好的玩一場牌九如何？」

客人既然想賭，作主人的自然不便掃興，於是，另外換了一個地方便大賭特賭起來，參加的人有軍事將領王效棟、汲金純、官銀號總辦、糧秣廳長、商會會長、糧棧財東及地方聞人劉虛臣等二十餘人；地點是在北市場的燕春坊，全市的紅牌妓女都應召前來侍候，一時之間這些有錢有勢的大爺們，興高彩烈的吆五喝六，粉白黛綠的鶯鶯燕燕們則像是花蝴蝶一般，穿梭來去，遞煙送茶，好不熱鬧。

張宗昌仗恃着有大麻袋的鈔票，俗話說：「錢是英雄胆。」錢多了，胆子也就大啦！但是，運氣不好也是白搭，張宗昌連連坐莊却始終拿不到好牌，賭到雞叫時分，已經把全旅的三個月兵餉輸光了，繼續賭到天亮，手氣不但未曾好轉，反而更積欠了一萬多元賭賬。

他們事先言明，一個時辰一結賬，張宗昌連連派副官回到住處去搬運鈔票，都被他輸個精光。按照張宗昌的牛脾氣，非要連着賭下去不可。

但是，吳泰來就心輸得太多了不好收場，乃向張宗昌道：「效坤，今兒個上午張大帥不是要召見你嗎？我看我們就到此為止吧！等見過大帥以後，今兒晚上咱們原班人馬，再玩他個通宵！」

好是好，祇是一夜之間輸掉了全旅三個月的兵餉，要是不能翻本贏回來，以後再多發些軍票來抵擋一陣，也不至於會有多大問題；祇是，祇是……見了大帥，倘若問起來，既不能跟他扯謊，那究竟該怎麼個應付呢？

吳泰來看準了他的心事，着實思索了一陣子，又對張宗昌說：「效坤哪！我看這麼着吧！你見了大帥先別提這檔子事，今兒晚上要是贏不回來，大家替你另想辦法。」參與此次賭局的人，也在旁邊兒隨聲附和，於是，張宗昌也只好認輸收場了。

張宗昌見到了張作霖，仿着戲劇裡的模樣口呼：「參見老師。」便要跪下去叩頭，張作霖連忙攙扶着不讓他行此大禮，一迭連聲的說：「效坤，你真行！」對於打敗高仕儉及盧永貴叛變一事，一再稱讚不止，張宗昌也必恭必敬的說了一些「請老師栽培的話」。

此時的張作霖才不過是四十五歲而已，在年齡上並不算老邁，爲了要與曹錕並駕齊驅才自封爲老師，如今吳佩孚氣餒不可一世，張作霖成了敗軍之將，不但比不上曹錕，就連曹錕手下的吳佩孚也望塵莫及，因而「老師」一詞也就懶得再提了，但是，部屬私下謁見，還是老師長、老師短的以示恭謹和尊崇。

張作霖問了一些駐地的狀況以及部隊的情形

，張宗昌都一一作了回答，並指示好好訓練部隊與安撫百姓，張宗昌也唯唯稱是。

最後，張作霖笑着說：「我聽吳俊陞告訴我，他給你娶了個媳婦是嘛？怎麼樣？人選過得去嗎？」

一聽說問起他的媳婦，張宗昌便心花怒放的咧開大嘴哈哈的說：「是有這回事兒，不但人年輕，而且，長得非常漂亮，跟俺相配是綽綽有餘啦！這一回兒她也跟着我來到了奉天，因爲老師沒有發下話來，我沒敢帶她來給您磕頭。」

張作霖生怕再講下去，這個渾小子就要原形畢露了，因此只是笑着點了點頭，隨後又轉變了個話題，漫不經意的問道：「兵餉領到了嗎？」

在張作霖的意思是順便問問，想不到張宗昌一聽此問，彷彿像個犯下大錯的孩子一樣，脹得滿臉通紅，但迅即低下頭去，嘩嘩一聲跪了下來，結結巴巴的據實報告稱：「領是領下來了，可是，沒有過夜就被俺輸光了！俺無話可說，對不起老師，也對不住部下，請老師把我槍斃了吧！送我張宗昌早早去投生，也好來世作牛作馬再來報答老師。」

這又是一手縲皮的作法，試想：張宗昌是立了大功的人，即使是按律予以處分，別人也會覺得不近情理；而且，他手下有一萬多人，豈肯善罷干休。直奉之戰新敗之餘，正在收攬人心之際，遂笑了笑說：「效坤，你起來！輸了就輸了，要知道如今你是有身份的人啦，以後別再胡鬧了。」

一邊兒拉着張宗昌起身，一邊兒命令秘書長

王維宙說：「給軍需監王大忠下個條子，告訴他第三旅全旅兵餉再補發一份。」

帥級人物就是不同凡響，張宗昌雖然豪邁，爲着三個月兵餉，動輒以小命來報銷，遇到張作霖輕描淡寫的「閒話一句」，問題便解決了，佩服之餘，敬意油然而生，此後張宗昌追隨老師，一直是忠心不二，沒得話說。

張作霖又慢條斯理的對張宗昌說：「明兒個上午把你媳婦帶來給我看看，後天你就回去吧！聽好啦！回去以後可要好幹哪！千萬不許你再胡鬧了。」張宗昌唯唯連聲的退了出來，雖然，祇是春風剛剛解凍的天氣，他却渾身冒汗，濕透了內衣。

第二天上午張宗昌誠惶誠恐的帶着閻麗珠到了帥府，老師正在和剛從齊齊哈爾回來的黑龍江省督軍吳俊陞開談。這個吳俊陞如今是東三省議會選出來的東三省保安副總司令，襄助總司令張作霖渡過直奉戰後的難關，張作霖對他自然是十分客氣的。

吳俊陞也是個椎魯無文的驍將，因爲舌頭太大，講起話來唔唔啦啦的說不清楚，表面傻呼呼、邈邈，但却勇猛胆大，豪情萬丈，他在黑龍江督軍任內，歷著邊功，俄蒙匪類聞風喪胆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吳俊陞非常欣賞張宗昌，閻麗珠就是年前張宗昌出發攻打高仕儻及盧永貴時，吳俊陞送給他的先期「獎品」。想想看，這些軍閥們當年的行事確實是十分怪異，應該給他人馬及裝備彈藥時，却贈給他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，簡直就是形同兒戲嘛！

張宗昌偕同閻麗珠向老師規規矩矩的磕了頭，待要向吳俊陞行禮時，吳一把拉住他們說：「嗚嗚！啊啊！你看我這個記性，看見效坤老弟和弟妹，我這才又想起來了。」

張作霖滿頭霧水的笑着說：「大哥，啥事兒你給忘了呀？」吳俊陞說道：「效坤前去找打高仕儻的時候，我答應他，打勝仗回來一定升官，再嘛，就是給他們小倆口兒辦喜事兒，嗚嗚！啊啊！要不是今兒個碰巧遇上，我倒把這事兒忘到脖子後面去了。」

張作霖與吳俊陞的關係非比尋常，表面上是長官部屬，內裡却親如兄弟，既然吳大哥有言在先，張作霖自然是一百個讚成，於是，連忙吩咐挑選黃道吉日，以及婚禮一應事務，都着人分頭去進行準備。

張宗昌還記掛着「明天就要遵命回防了。」張作霖說：「不妨事，你就多留幾天吧！」張宗昌與閻麗珠歡天喜地的離開了帥府，準備作新郎新娘了。

綏寧鎮守使兼第三旅旅長張宗昌與閻麗珠結婚典禮，在奉天城裡是一件大事，東三省有頭有臉的人都送了賀禮，張作霖親自在帥府禮堂爲他們祝福，吳俊陞也就成了當然的介紹人，場面之盛大與熱鬧，爲若干年來所僅見，除了張作霖與吳俊陞送了一筆豐厚的賀禮而外，那天晚上一起豪賭的人，心裡覺得有些兒過意不去，個個也都致送了爲數不小的禮金。

張宗昌喜孜孜的與新婚夫人離開了奉天回返防地，如今，他算是正式有了家室人了，心理想

着：「成了家就是大人了，真的不能再胡鬧了，今後更要好好的幹出一番事業才是啊！」其實他此時已經四十一歲了，這次的娶親已經是第三次了。

奉軍入關的開路先鋒

奉軍在關外忍辱負重，發憤圖強，起用新銳，編練軍隊屯儲物資，時時準備洗雪第一次直奉之戰敗北的恥辱。

這時的「士官派」及「大學派」一類少壯人物，張作霖視爲瑰寶，紛紛予以重用；李景林屬於「客軍」，張宗昌則是「雜牌隊伍」，在張老師的心目之中，始終有些見外。尤其對於張宗昌這個破落戶漫無條理的作風，雖然，表面上相當優容，但總想找個機會把他淘汰掉，認爲他在正規作戰中，不可能會產生多大作用。

民國十二年秋天，張宗昌的第三旅奉命移往輝南一帶，令與李景林所部隔着一條炸蝻河舉行「秋操」，依照今天的說法，也就是「秋季攻防大演習」，演習的目的，在於磨練戰術與戰技，實際上就是測驗部隊戰鬥的能力和訓練成果；一支部隊能否在未來的戰爭中發揮效果，從兩軍對壘的攻防演習中，便可一目了然。

當演習進入高潮的這一天，張作霖率同大批幕僚人員上一處山阜觀戰，只見張宗昌的人馬，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光，亂七八糟的渡過炸蝻河，一陣瘋狂衝擊，李景林所部不能支持而節節敗退下來，張作霖不禁爲之愕然。

按照張作霖事先的打算，如果，張宗昌所部

在秋操中表現得十分差勁，便可以名正言順的把他們加以改編，以張宗昌不諳正規作戰為理由，將其所部汰弱留強併入李景林的麾下，相信張宗昌也沒話可說；如今眼看張部士氣旺盛，精神百倍，再要勉強編併他們，不但於情不忍，於理也欠公平。

剎那之間，張作霖便重新作了決定，他笑着對身邊的楊參謀長說：「你瞧！這個破落戶打起仗來倒還蠻像一回事嘛！這樣烏煙瘴氣的打法，也許能打垮步伍嚴整的正規軍哩！咱們正在用人之際，就留着他吧！」

就這樣，不但「留着他」，而且，更把張部予以充實，與李景林所部移往山海關駐防，積極準備入關，瀟雪前恥。

這時的吳佩孚，正在洛陽專意練兵，剛剛過了五十歲壽辰，各方顯要前來洛陽祝壽的達千餘人，康有為手撰的著名壽聯云：「牧野鷹揚，百歲功名纔半紀；洛陽虎視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。」這是吳佩孚一生的鼎盛時期，轄下的軍隊有五個師，外加一個混成旅，飛機三十架，還有渤海艦隊，總人數不下二十萬人。

正當吳佩孚在洛陽「繼光樓」上，興高彩烈的接待「天下士」的時候，完全是一派「得志當為天下雨，論交須有古人風」的豪情壯慨，但是，戰爭的陰影，却一步一步的向他逼近。

民國十三年九月十五日，張作霖率領大軍入關，曹錕連打「十萬火急」、「百萬火急」、「限即刻到」的電報召吳佩孚入京。吳佩孚於九月十七日抵京，立即下令討伐張作霖，在「四照堂

」中調兵遣將，火速迎敵，於是，轟轟烈烈的第二次直奉戰爭，於焉展開了序幕。

「奉軍」把客軍李景林、張宗昌所部擺在第一線，抱着勝則功歸己有，敗則犧牲別人的自私心理，不料却因此成就了張宗昌為奉軍開路先鋒的輝煌戰績。

張宗昌的部下戰將有賈國楨、褚玉璞、王翰銘、徐源泉等人，加上俄人米哥羅夫統帥的白俄軍隊，日人永騎兵少佐所率的黑龍江騎兵大隊，另外還有一些朝鮮的志願軍和一小部份法國人，部隊總人數將近三萬，這一批勇敢善戰，但却紀律蕩然的雜湊隊伍，用時髦的名詞來說，可稱之為「外籍兵團」。

那時候的作戰方式，講究所謂的一字兒排開，再加以縱深配備。張宗昌不懂得什麼戰術，一開始便採取猛烈攻勢，率領他的游雜隊伍突破直軍防線，攻入冷口，進入建昌營，騎兵直下灤河流域，並且，很快的佔領了灤州，一下子把「直軍」截成兩段，戰場情勢整個為「奉軍」所掌握。

按照吳佩孚的如意算盤是：陸軍在山海關一帶對峙，暗調渤海艦隊集中秦皇島，待命進攻葫蘆島，另以奇兵繞海道由營口登陸直搗瀋陽，萬萬沒有想到溫樹德不願為吳出力賣命，馮玉祥倒戈相向，遂使「直軍」首尾不能兼顧而敗下陣來。

吳佩孚一向瞧不起張宗昌，而張宗昌對於當年入洛時，吳閉門不納懷恨尤切；所謂「仇人見面分外眼紅」，張宗昌狼狽猛衝，把「直軍」打

得七零八落，十月二十六日，吳佩孚帶了一團衛隊，星夜乘車疾馳南返，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體抵達天津，這一次直奉之戰，並沒有過份激烈的戰鬥，「直軍」却徹底的失敗了。

第二次直奉之戰，「奉軍」早有準備，糧草無缺，裝備齊全，內部團結亦十分緊密，飛機、大砲均係新向國外採購，性能優異，而且，以少壯派軍人衝鋒陷陣，個個奮勇爭先，以期有所表現，再加上時屆嚴冬，在北國冰天雪地裡馳騁，關外軍隊除了棉衣被囊一應俱全外，並習慣於忍凍耐寒。

「直軍」方面則剛好相反，勤於練兵而欠缺給養屯儲，一切大都需要臨時採購，而軍費又煞費周章，內部分歧日甚，臨事手忙腳亂，武器多為漢陽兵工廠所製，在戰法上墨守成規，不知有所改進，尤其禦寒裝備不足，士兵對酷寒氣候難以適應，當然，最重要的還是因為馮玉祥、胡景翼和孫岳的倒戈回師，使得吳佩孚一敗而不可收拾。

吳佩孚不懂政治手段的巧妙運用，對外處處樹敵，促成奉、皖、馮與西南之大聯合，對內漫無組織，一味的盛氣凌人，而遭受離心離德；在戰略上特長於閃電戰，勝則追奔逐北，敗則後方空虛，一蹶而不可復振。

就在吳佩孚抵達天津的前一天，曹錕被迫下令免去吳之直魯豫巡閱使名義，收任為青海墾務督辦，十天後曹錕也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，通電辭職，並幽居於「延慶樓」上。

吳佩孚在天津這幾天，「直軍」前線的情況

已陷於悲慘的境地，這些潰兵殘卒又給了張宗昌一個擴充兵力的大好機會，他以「山東老鄉」為號召，吳部大多數是山東人，紛紛携械投入他的麾下，造成了奉系外圍的「直魯聯軍」新興勢力。

張宗昌揚言要活捉吳佩孚，砍下他的腦袋，以洩心頭的怨氣；吳的日籍顧問岡野增次郎連絡日本政府，願意助吳一臂之力，但是，吳佩孚堅持決不在兵敗之後托庇租界，吳的幕僚一個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這時的渤海艦隊司令溫樹德，早與奉系有了勾結，把艦隊一齊帶到了青島；劉永謙為吳佩孚安排了一艘運輸艦，以便在緊要關頭載吳脫險，想不到如今果然派上了用場。吳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，乘上了這艘命名為「華甲號」的運輸艦，離開了塘沽，兩天後「奉軍」便佔領了該地；第二次直奉戰爭從民國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開始接觸，至此時是十一月四日，前後不過是五十天的時間，便因吳佩孚乘桴浮海而全面結束了。

「奉軍」入關，「直軍」覆沒，張宗昌率領着他那一批張牙舞爪的部屬，乘勝南下，以鐵甲車開道，沿津浦線一路向前衝去，由馬廠、滄州、德州、濟南、兗州、徐州、蚌埠而至蘇州，一日一夜竟然如入無人之境，挺進了一千五百餘里，為中外戰史上寫下了進軍神速的新頁。

兵不血刃佔領淞滬

第二次直奉之戰，張宗昌以騎兵橫衝直闖，迂迴兼突破，把吳佩孚的直系大軍，打得七零八

落，當電話報告給張老師時，這位綠林出身的張作霖，一向是非打不親、非罵不愛，只聽他在電話的另一端興奮萬分的開罵道：「效坤老弟呀！你他媽啦個巴子真行啊！這一回吳老二真的是栽在你的手裡了，等我見着了你的面，非得好好的捶你一頓不可！」

「什麼？打勝仗還要揍俺！」電話線是拖地敷設的，呼呼啦啦的雜音，聽起來十分吃力，只聽得吵雜聲中，張老師縱聲的朗笑着，旋即砰的一聲斷了；事後才知道是張作霖興奮得無法剋制，竟把電話筒用力一摔，碎成了滿地都是殘片。

截斷「直軍」，扭轉戰局，靠的是白俄騎兵，乘勝南下，馳騁京滬，則靠的是白俄的鐵甲車。這一批白俄軍隊原本是帝俄沙皇的遠東軍之一部份，驍悍粗野，嗜酒好色，打起仗來却勇往直前，衝鋒陷陣，如入無人之境。

這一批驍勇善戰，但却紀律蕩然的外籍軍隊，與張宗昌的個性和作風恰好不謀而合；白俄軍隊對張宗昌，簡直就像是子民之對待天父，命行所至，莫敢不遵，衝鋒也好，馬踏地雷也好，孤軍深入也好，無不敬謹遵行，雖死無怨。據說：張宗昌命令白俄軍隊稱呼自己為「張爸爸」。據張宗昌的解釋是：「對於這批亡命域外的白俄人，我有收留和再造之德，不是爸爸是什麼？」

最初，張宗昌每每巡行白俄隊伍之間時便問：「我是誰？」如果對方用生硬的中國話回答：「你是張爸爸。」張宗昌便會咧開嘴巴哇哇大笑，並大拍對方的肩膀不止；後來，這批人摸清了張宗昌的脾氣，只要遠遠的看到了張宗昌高大的

身影，便齊呼「張爸爸」不止，張宗昌心花怒放之餘，賞賜也就滾滾而來，老毛子心想：「這三個字還真是妙用無窮呢！」

再說，張宗昌入關以後，收編了不少直系敗軍，在鐵甲車前導下，一日一夜進軍一千五百里，沿途有不少鄭士琦的駐軍，雖然不敢抵抗，然而，盧永貴雖敗，實力尚在，未可輕估。而齊燮元坐鎮江南亦未詳虛實，因此，前鋒雖已抵達徐州，張宗昌却在徐州暫時停滯，不敢輕忽冒進。

俗話說得好：「野鶴老鴉旺處飛。」眼看張宗昌一夜之間竟然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，於是，失勢的軍頭與失意的政客，均日夜兼程前往徐州報效；軍事方面著名的有金先吾、李伯仁，都是陸軍大學出身的人物，素稱知兵；政治方面有楊度、韓慶古，前者是「洪憲稱帝」時期的紅人，後者則是高陽宿儒，素為李鴻藻所器重，張宗昌自然是沒得話說，均以師禮事之。

辛亥革命時期的上海光復軍統領李徵五，在上海奉到了中山先生的電囑：「憑恃當年關係，對張宗昌相機加以運用。」於是，先遣其日本士官出身的姪子李祖楨，趨海道經青島轉往徐州，見到了張宗昌，轉告老統領領念之忱，張宗昌便約「老祖宗」在宿州相晤。

當年齊燮元與張宗昌皆曾隸屬馮國璋麾下，張宗昌深知齊撫萬（燮元）也是一位能征慣戰的將才，而且，自己新成之軍，深入別人地盤，不無躊躇之處，並在進退失據之時，他的老統領、老祖宗李徵五及時翩然而至。

張宗昌見到了李徵五納頭便拜，如今，張宗

昌正是如日中天，李徵五自然是客客氣氣的攙扶了起來，並一迭連聲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效坤如此念舊，令人萬分感動。」

於是，屏退左右，徵五單刀直入的說：「效坤哪！你現在成了典兵大員了，須知：為將之道，智貴能決，勇在敢為，能決者無後悔，敢為者無棄功。現在，直系傾倒，氣勢已盡，山東及兗、徐之衆，何嘗不是感倍於你？而却望風披靡，對你竟無有敢抗拒者，這就是所謂的土崩瓦解是也。」

張宗昌聽得入神，不覺把椅子移近了老統領，屏息凝神靜聆教言。李徵五繼續分析云：「齊撫萬號稱擁兵十萬，以往雖能擊敗盧子嘉（永祥），懾於態勢而已；今直系新敗，誰還願意爲他拼命？而且，暮氣已深，部將多已離心離德；且撫萬的精銳部隊，原爲北洋舊第六師，十多年來，高級軍官無不擁有多金，秦淮歌舞，六朝煙雨，沉緬酒色，吃喝玩樂，雄心壯志早已消蝕殆盡，無能任戰？」

張宗昌對於老統領的分析，不但佩服，而且是感動不已，遂竭誠請求道：「老祖宗，請您老指示今後該怎麼着才是啊！」李徵五胸有成竹的說：「我既然來了，當然幫助你一臂之力呀！方今之勢，齊撫萬雖然兵多將廣，實在不堪一擊，這就是所謂的『疲老之師，動搖彷徨，一經衝撞便無法抵擋，不啻是摧枯拉朽，勝算不卜可知。』軍事之要，摧動搖之敵，實在兵行神速，神速就是勿失機鋒，亦即使敵方『智不及謀，勇不及備』之謂，方今之計，大軍宜分兩路，一路直下

浦口，兵迫南京城下，另一路則趨廣陵，虛張聲勢，作將渡江襲取常州、鎮江，以截斷滬、寧的態勢，齊撫萬不倉皇出走，便成甕中之鱉了。」

當晚盛筵款待李徵五，張宗昌幕中文武人等，眼着「東家」對這位名震滬上的人物執禮之恭，一個個不停的趨前奉承，直到更闌人靜才分別安歇；這一夜張宗昌却輾轉反側難以成眠，心想：成敗利鈍都在此一舉了，爲了慎重起見，天亮後還是召集大夥兒一齊商量以後，再作定奪吧！

第二天一早，車廂內的軍事會議便開始了，李徵五有些不耐煩的說：「效坤，如今你是統兵大員了，行軍用兵，實在洞燭機先，如若不能把握機勢，而徒斤斤計較於兵力的大小，那我說的都是多餘的了。」

一霎那之間，這一叱咤風雲的猛將，居然靦靦覷覷的答不上話來，金先吾心中有些不忍，於是，接過話頭說：「五爺高見自然是對極了，只是效帥考慮的是新成之軍，又是勦次南下，而且面對強敵，總該從長計議才是。」

李徵五懶得同這般人窮磨牙，示意他的姪子李祖楨，叫他分析當前形勢，祖楨十分謙恭的站起身來委婉的說道：「前輩所云固然不無道理，然而，家叔久在南方，東南形勢早已瞭若指掌，一路南下敵方所能阻止我們的不過是破壞鐵軌而已，以工程車隨行，不旋踵即可修復，然後逼江而陣，一切當無問題；至於獅子山砲台，不足與鐵甲車對抗，鐵甲車不但火力強，而且行動快速，不易被擊中；齊撫萬眼看我軍將斷其東道，則餉源補給無着，便非走不可了。」

李徵五打斷了他姪子的話說：「在齊撫萬的預料中，效坤如率軍南下，必藉奉軍的大部主力，等到北方戰場撫定之後，才能抽調兵力，時間上當在三數月之後了；齊督利用這段時間加緊備戰，節節抗拒，老百姓生命慮舍亦必跟着遭殃，雙方犧牲必將難以估量，雖然，到頭來敵方註定了還是要失敗，但困獸之鬥，我方亦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。如能趁破竹之勢，一鼓作氣，敵人驚悸莫名之際，不出旬日，江南必定可在掌握中矣！」

李徵五侃侃而談，張宗昌擊節嘆賞，歡忻雀躍的說：「世兄與老統領分析得清楚極了，承蒙愛護，還有什麼話說，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，咱們大夥兒這就幹起來吧！」

李徵五見這個粗人，竟然恰到好處的踉起文來了，不覺笑道：「效坤進步神速，令人肅然起敬！」張宗昌怪不好意思的指了指楊度說：「不瞞您老，都是他剛剛教我的。」

說幹就幹，事不宜遲，張宗昌對金先吾說：「請您老傳令米哥羅夫戒備前進，至浦口待命，並封鎖水陸，不許傷害老百姓。」

李伯仁還認爲有些不妥，而且，佈署也不夠完密，遂建議：「是否先到滁州與米哥羅夫當面研究一番進軍細節，並與褚蘊山（玉璞）諸人爭取同意？」

不料，張宗昌却說：「細節由他們自行斟酌吧！再說兵貴神速，不可多所耽擱，以免走漏消息，使敵人有所戒備，反增加許多無謂的麻煩，咱們在此地下令攻擊，齊撫萬莫測高深，摸不清

咱們的動向，因疑慮不定而不敢輕舉妄動，那就失去了主動的機會了。」

於是，一列一列的車廂魚貫前進，一路之上幾乎未遇抵抗。翌日中午以前，已經抵達浦口，正欲探聽南京城內的消息時，忽然聞報，南京商會代表，偕同金陵大學兩位外籍教授，冒險來到軍前，得知齊督軍因為聽說白俄的鐵甲車攜帶有新式武器，早已為之心胆俱裂，又逢「奉軍」連夜疾馳南下，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付，為了保存實力，星夜撤回鎮江，並在無錫召集會議，準備把部隊退入太湖區，藉有利地形的掩護以苟延殘喘。

不費吹灰之力，便渡過了長江天塹，大軍雲集南京附近的龍潭，張宗昌奮地重臨，真箇是感慨萬千，此時戎馬倥傯，那有功夫領略杏花春雨的江南風光，至此，李徵五的敵情判斷已經完全應驗，張宗昌為了表示心悅誠服，誠惶誠恐的從機密箱櫃中，摸出令箭一支呈現給李徵五，口中並堅定的宣佈：「這是此次出關張老師發給俺的令箭，俺現在把它交給老統領，大家從現在開始，都要聽老統領的命令，誰要胆敢不從，一定槍斃，決不寬容。」

說罷必恭必敬舉行呈獻令箭禮，李徵五接過了令箭審視有頃，仍然退回給張宗昌，並說：「令箭代表的意義就是指揮權和任務，你是主將，還是由你掌管才合道理，我只是以客卿的地位，誠心誠意的貢獻蕝蕝之見，還是由你下達命令比較妥當，而且，必要時我還得離開指揮部，親自前往上海折衝斡旋呢！」

張宗昌恭請老統領指示下一步該如何行動，李徵五胸有成竹的進以：「我們的目標是上海，此處不宜久留，也不能採取守勢，明日拂曉俟客車通過，我們便以精銳緊跟前進，沿途不可露出破綻，更不可騷擾百姓。」

一切準備停當，曙色微明中客車一通過，緊隨着鐵甲車兩列、工程車一列，褚玉璞部兵車三列，次第魚貫東行，途經丹陽、武進、無錫、蘇州、崑山各大站時，客車上上下下，軍隊皆緊閉車窗不許露頭。

過崑山時，距離上海已經不遠，李徵五命令先頭之客車在南翔、真茹讓道，等候軍車通過，並派其姪子李祖楨間道馳往滬上傳諭租界，勸但戒備，勿疑懼，勿歧視，並邀集中外記者齊集上海北站，採訪「奉軍」到滬消息，特別虛張聲勢稱：「奉軍十萬順利渡江，先頭部隊即可抵達上海北站。」

鐵甲車、工程車順利抵達上海北站，褚玉璞部兵車一列停靠上海南站，後到的在市郊宿營，無任務一律不許外出，等到中外記者雲集北站時，張宗昌也意氣豪邁的下了火車，當着記者的面下達了兩項命令，其一是：「通電齊燮元，說奉軍下江南乃政治問題，請齊到滬協商，不可因循自誤。」另一是交通司令常之瑛請下令檢查旅客，張宗昌說：「老百姓不把咱們當外人，咱們豈可以戰勝者姿態來欺壓善良？但戒非常，違令者斬！」

就憑這兩件事，經過新聞記者添油加醋的一報導，初期對張宗昌的反應還不算太壞，李伯仁

笑哈哈的討好張宗昌說：「看來江南人士對效帥的隊伍，都蠻歡迎的嘛！」

張宗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錯了，他們祇是厭惡齊燮元的統治，現在正冷眼旁觀，看看換來的是一批什麼樣的貨色，等到我們的軍隊能夠任意外出就不是那麼回事了。老百姓見了咱們穿二尺半的，只有怕，說到歡迎豈不太天真了？這回若不是老統領關照，在丹陽便不會順利通過，滬寧線上損失不知道會有多大呢？」

待至在太陽廟與租界代表晤談過後，張宗昌一行人等便去「一品香」下榻，半夜得報：「齊撫萬換了便裝，挾雜在旅客群中，正在前來上海途中。」有人請示要不要沿站搜查，張宗昌搖搖頭說：「不必了，約他來了，還要搜查，豈不被天下人恥笑？」

李徵五走過去，鼓勵似的拍了拍張宗昌的肩膀說：「這樣才對啊！撫萬離開了他的部隊，便是老百姓了，何必阻止他的行動？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，效坤哪！你真的是大有進步了呀！」估領了上海還抵不上老統領的幾句誇獎，心裡一高興又要找紅粉佳人陪宿了，李徵五心裡想着：這個渾人究竟還是識量有限，器小易盈，原形畢露，終久是成不了多大氣候的。

第二天，齊燮元果然抵達了上海，其他各方代表也與張宗昌見了面，果然，不出旬日，便兵不血刃的佔領了京滬，感恩圖報，對於李徵五自然是益加恭謹，想要安置李祖楨，一時之間，尚沒有適合的位置，恰好上海縣長出了缺，徵五的另一個姪子祖夔便當起縣令來了。

張宗昌告訴他說：「做官坐衙，須先咳嗽，才能顯示威風。」李祖夔接事後，每每處事輒連大聲咳嗽，有人告訴了李徵五，李徵五既感其年事尚輕，簡直是不成體統，亦慮其不勝負荷，更缺乏行政經驗，乃告誡祖夔早早辭官，以便好好充實自己，再等待機會報效國家。

段祺瑞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表通電，就任臨時執政，臨時執政是過渡性質，總攬軍民政務，統帥陸海軍隊，擬以盧永祥為直隸督軍，而李景林早已佔據了直隸地盤，奉張原想順理成章的霸佔蘇皖地盤，但又怕張宗昌在東南地區尾大不掉，但功夫又不能不賞，於是，想到了

一個「調虎離山」的辦法，說什麼「要讓張宗昌衣錦還鄉」，遂擠走了鄭士琦，當上了山東軍務督辦，也開始了這個渾人一生最熱鬧、最風光、也最貽人以笑柄、遭人詬病最多的三易寒暑，這時張宗昌是四十三歲。

(未完待續)

中外文庫 貴州政壇憶往 之四十一

何 輯 五 著
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

要目：貴山富水憶舊痕，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。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，願祝同與西南軍政，追憶吳鼎昌主席，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，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，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，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，篇篇可讀，更富史料價值，全書四百餘頁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壹佰陸拾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中外文史 叢書 南京大屠殺

郭 岐 將軍著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，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陷落，日軍入城姦淫燒殺，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，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，前台灣省議員、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，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，曾於抗戰勝利後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，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，罪證確鑿，判處死刑。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「南京大屠殺」長文，連載期間，轟動遐邇，傳誦廣遠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「劊子手的下場」及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，穿線平裝訂價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